



我的哥哥吹黑管 (摘自一个女孩子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班上的女孩子几乎个个记日记。而且尽记些形形色色的无聊事。比方像：“今天瓦夏向我借几何作业本。偷偷地、声音小得谁也听不见。为什么 为什么他偏偏找我呢 为什么他那样神神秘秘、局促不安呢 已经是深夜了。可我反复思考这件事 将彻夜难眠。”

瓦夏其实只不过是想抄别人的几何作业。偏偏找她 是因为他已经抄过我的作业了。“声音小 神神秘秘！……”谁干这种事会大声张扬呢？局促不安！”瓦夏还能心安理得吗 女孩子们总爱给男孩子们极其寻常的举动赋予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也是女孩子 可我明白 只有杰出的人 才配记日记。不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杰出。可我有一个哥哥 他在音乐学院上二年级。他会成为大音乐家。这是肯定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到那时 人们将依据我的日记了解到他童年时的为人。

我哥哥吹黑管。为什么不拉小提琴 不弹钢琴呢 这是

爷爷要这样。爷爷死的时候我只有两岁。可廖瓦哥哥要比我大五岁 所以爷爷就开始教他音乐。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 我爷爷生前“在福奈^①里演奏”。当时我不知道福奈指什么，但这个字眼我觉得挺悦耳。“福一奈”——我经常口齿清晰地学着说。可是待到我第一次踏进电影院 看到了在这种休息厅里演奏的那些乐师们，我不由替可怜的爷爷感到惋惜 等待看电影的观众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嚼三明治 有的在沙沙地翻看报纸，一群年老的乐师却在台上演奏华尔兹舞曲。他们把小提琴紧贴在下巴底下 闭起眼睛 也许是因为陶醉 但也许是为了不想看到观众在嚼三明治。

我的哥哥将来绝不会在休息厅里演奏 他一定会在豪华的音乐大厅里演出。眼下他就在准备参加音乐演奏家管乐演奏大赛。我觉得遗憾的是 黑管被叫做管乐器。我一想到管乐器 便会莫名其妙地立即联想到出殡和跟在棺材后边的铜管乐队。黑管本可以另起个名称……可已经这么叫了 你能怎么办！

我的学习成绩平平 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哥哥 而不是自己。许多伟人的姐妹就是这么做的。她们甚至不嫁人。我也不嫁人。说什么也不！永远不！……这是肯定的。廖瓦已经知道我这个决心。起初他反对 后来就同意了。

俄文为“фоайе”，是个外来词，源自法语。指剧院、影院里的观众休息厅。

我们约定 廖瓦自己不必跟我一样 他有权拥有私生活 但必须等到他在音乐上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廖瓦将毫无保留地一心扑在艺术上。他不必花时间去处理任何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操心事。这一切都将由我替他去完成。为了哥哥 我决意真正地舍弃个人的一生 所以我在学习上得些及格分数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可惜妈妈和爸爸对此并不理解。

“你安排得倒挺不差呢。”有一次妈妈说。“就是说 廖瓦得拼命学习 从早到晚吹黑管 不断提高 准备参赛。你呢，只要把自己的一生托给他就完事。你这是一种依赖心态！”

“照你这么说 契诃夫的妹妹也是依赖心态？”我反问她。

“瞧你……扯哪儿去了！”

妈妈惊得两手一摊。没话可说的时候 最容易应付的办法就是两手一摊。不过总的来说 也该怪我自己 对父母不能过于坦诚——他们准会利用这种坦诚来反对你。

然而有朝一日人们会写廖瓦的评传 书里会援引我日记的片段。前不久我就读过一位伟大诗人的评传。在一张照片底下写着：“诗人的妹妹”。将来在我的照片底下会写上：“黑管演奏家的妹妹”。或者最好写上：“音乐家的妹妹”。这将对我的微薄奖赏。我开始记日记的原因就在于此。

“黑管演奏家的妹妹——我好像没听说过有这种职业呢。”有一回爸爸对我说。唉 他也并非事事总能理解我。

不幸的是，黑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乐器——这一点还不是众所周知。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就是由黑管起头的。难道有许多人知道吗？廖瓦谈到黑管时是这么说的：这是“乐队中不起眼的英雄”。他甚至很高兴黑管“不起眼”。他本人说不定也渴望成为“不起眼”呢。他就是这种性格。可我决不允许这样！

碰到夏天，我们全楼的人都听得见吹奏黑管的声音。但许多人却不知道这些乐声究竟是从哪家窗户里飘出的。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哥哥在吹奏。即使碰到寒冷的天气，我也会敞开我家的窗户，好让居民们不至于丢失听廖瓦吹黑管的习惯。

我已经把廖瓦准备参赛的事张扬给所有的邻居听。就让他们去说我不谦虚好了。为了哥哥，我什么苦都能忍受！总之，记日记是我早就决定了的事。可我不想随随便便开始，而要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瞧，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

今天，在第一节课上课铃声打响以前，我在存衣室里被十年级男生罗伯特一把抓住。罗伯特的绰号叫“组织家”。他有个习惯：他想找谁的话，既不叫住对方，也不与之握手，而恰恰是一把抓住。碰到什么就抓什么：抓手臂、抓肩膀，甚至抓脖子。简直难以想象！

我被抓住了袖子。

“你能不能安排你哥哥来参加高年级学生的晚会！”

罗伯特通常只有第一句话能说得符合规范 合乎人际交流 但再往下解释 他就感到时间不够。于是开始加快速度 省掉动词 像口述电报稿似的。

“新年晚会 第一部分——诗歌、古典音乐。第二——爵士乐和跳舞。古典音乐我们没有。全指望哥哥。你的。”

我马上想到 这种可以扬名全校的好机会往后决不会再有。我不可能一个不漏地去告诉全学校的人 说我哥哥在音乐学院学习 但这么一来 很快便会尽人皆知 不过 我决定稍稍为难罗伯特一下 免得他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我哥搞到手。

“你听我说，我开口道，“我哥正忙着准备参加音乐演奏家……大赛呢。”

我故意省掉了“管乐演奏”几个字。

“高年级学生晚会：一律十年级学生！”罗伯特说。“你七年级。这儿两张票 你和哥哥的。能安排？”

要是我的女友们知道我被邀请参加高年级学生的晚会 她们准会羡慕死啦 她们只有在梦里才会碰到这种好事……而且还得在最美的梦里！

可我还是说：

“先得了解一下 我哥的新年之夜也许已经排满了活动。也许他已被邀请出席某个音乐会 然后出席音乐演奏家……的舞会。”

“我们的晚会二十六日。”罗伯特说。“能安排？”

新年晚会居然在新年前五天的举行 不过 既然罗伯特前不久别出心裁地在星期四组织过星期日义务劳动，那么这一回的安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好吧。”我说。“这件事不容易办 但我会努力的。”

于是收下了那两张票。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昨天的事情我还想做一点补记。我回到家时 廖瓦正在吹黑管。他总是吹个不停 早上吹 晚上也吹。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他竟然有如此足够的耐心 我简直弄不懂。其实我多少还是有点懂……廖瓦学的是自己心爱的专业 当你做这种事情时 不知从哪儿一下子便会冒出耐心和毅力来。比方说 要是只叫我准备文学的功课 我准会不分昼夜地用功 次次回答问题准能得优。因为我学的是自己心爱的功课 可是几何、物理、化学…… 你从哪儿去获取这么多耐心？再说 干吗非要逼人家去学他们一辈子根本用不着、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东西呢 我弄不懂。平时 即使有人走进房间 廖瓦也不会停止吹奏 他似乎对周围根本毫无察觉。但我们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动 免得干扰他。

然而昨天我按捺不住 对他说：

“对不起 廖瓦……可我有件要紧事。有人邀请你去我们学校的新年晚会上演奏。”

廖瓦沉默了几秒钟。每当有人打断他的音乐 他总会像渐渐苏醒过来似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 像从另一个什么世界里渐渐回到现实中来。这是我的感觉……

“有人邀请你去我们的新年晚会上演奏。”我又重复了一遍 因为我起初说的那句话廖瓦可能没有听清 当时他还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同意。”廖瓦说。“我原则上同意……但新年晚会上听黑管独奏行吗？……黑管在乐队演奏中听起来更精彩。也许该把我们大学生乐队整个儿请去 这样效果会更好。”

这还了得 难道要让小提琴手排在前面露脸 我哥哥却待在后边的什么角落里吗 难道要让指挥出来鞠躬 我哥哥却变成 乐队中不起眼的英雄 吗？

“我们学校里的舞台根本安排不下你们的乐队。”我说。“更何况人家压根儿就没有邀请乐队 他们请的是你。专请你个人 我们学校的人特爱听黑管独奏。这儿有两张票。”我把票放到桌上 补了一句：“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们去。”

“多少年来 你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性格赠送给他 可他就是不收这份礼。收手吧 我的孩子 收手吧！”——有一次爸爸这么对我说。

可廖瓦毕竟有时候会顺从我的性格，尽管他整整大我五岁。他说我有一个“敏锐而讲究实际的头脑”。廖瓦没有解释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他通常不爱多说话 多做解释 他习惯于用音乐形象思维。所有真正的音乐家都采用这种思维

方式。

“我同意……”廖瓦说。“我原则上同意。可我的伴奏呢？”

廖瓦把音乐学院的女生莉利娅叫做“我的伴奏”因为她总是在他独奏演出时给他伴奏。

莉利娅不仅给他伴奏而且爱上了他。这一点无论是谁都能看出来。所以她决不会拒绝到我们晚会上来伴奏。我从不妨碍她用忠诚的目光盯着廖瓦看 甚至有时还放他们两人独处 因为莉利娅是个胖子 还架着副眼镜 鼻子上、手上、甚至脖子上——到处长着雀斑。我对不漂亮的女人有信任感 她们不可能引诱我哥哥放弃音乐 这是她们无比高尚之处！

我发现 妈妈也喜欢交不漂亮的女友。至少有一点可以佐证 每当她提醒爸爸说：“今晚有个迷人的女子要来看我。”——爸爸几乎总会不屑地笑笑 到了晚上便毫不动心地去邻居家下棋。他不相信妈妈会把迷人的女子请进我们家。

我一心准备参加新年晚会。还不停地想象种种情景……我哥将吹奏一首曲子 只吹一首！

“你打算吹什么曲子 廖瓦？”

“得来点轻松的……比方说，《蜜蜂飞》。”

“不 不吹这种熟悉的曲子。靠‘蜜蜂’你在他们那儿是飞不高的。你得给他们露一手！”

最后这句话我说得很轻 跟自语似的。廖瓦不爱听这种话。

“或许从《弗兰契斯卡·达·利米尼》^①里选一首？”

“这行！”

吹完《弗兰契斯卡》之后我哥将退到后台去。此时观众会疯狂地给他鼓掌。他重新走出来 似乎只是为了鞠躬致谢。可这时我会站起来说：

“再来一首 廖瓦。我求你啦。”

于是我将点一首高年级学生中谁都没有听过的曲子。廖瓦就顺从我的意思吹起来。之后他便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席 在我身边坐下。接着 便是跳舞……

“跳舞的时候你只跟我跳。我对哥说。

“我原则上同意……可你知道 我跳得不好。只会跳老式的……”

“那就更该如此。为了不让你出丑 只许你跟我跳。你发誓！”

“好吧 我发誓。”

当然 跟娜塔莎·罗斯托娃^①第一次出席舞会相比 我的处境将会更难些 因为她是处身在成年男子中间 而他们都是规矩人 举止得体。我们那些十年级男生怎能跟他们相提并论 这伙人总是满嘴挖苦话 对什么都嘲笑。还自信他们

^①这是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作于一九〇四年。

^②这是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女主人公。

比成熟的男人更成熟。照我妈妈的看法 这恰恰表明他们还是十足的孩子 因为据我妈妈断言 任何一个成熟的男子绝不会想装出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样子。但是十年级的男生们自己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十足的孩子。而且谁也不会去向他们解释这一点 根本没人敢去解释。结果他们必将继续扮演‘当代英雄’^①这类角色，一副历经沧桑、见什么都不吃惊的样子。这是真的。

可我也许能让他们吃惊。至少 他们会羡慕我！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是的 娜塔莎·罗斯托娃在第一次舞会上要比我幸运得多。幸运得多！.....

我不知道统帅们是如何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的。他们会不会事先去设想敌人的行动 也许 他们会.....但这么一来 不用说 他们便会产生许多各种各样的难题和疑惑。

可是我那‘敏锐而讲究实际的头脑’在制定某个计划时 起初我总会把一切想得十分容易和简单 因为我计划中的事件参与者都会按我的意愿行动。我想 我种种计划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因为事后 在现实中 事件的参与者却会按他们自己的意愿 开始别样的行动。于是一切都乱了套。

昨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这种事简直不好意思落笔。

典出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

但既然我已经着手记日记 那我还是得记下来。否则将来那些研究我哥哥生平的学者准会产生各种不解之处。于是四处去寻找见证人 采访他们。而这些见证人……不 最好还是让学者们从我的日记中了解到一切。这样会更省事、更真实！

事情一开头就不愉快。

我本来有把握会在学校门口见到我那群女友——一心想挤进晚会上去的六年级和七年级女生。这时廖瓦应该挽起我的臂膀 人群向两边闪开 我们傲然地穿过人群走向学校大门。大门口该站着两名戴红袖章的高年级男生。他俩会异口同声地惊喜叫起来：

“您是音乐学院来的吧 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我们恭候多时啦 快请去后台宽衣！”

为了让他们这么惊喜地叫起来 我特意算准了在晚会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把廖瓦带到。

可实际情形是校门口根本没有人群。我那群女友平时总巴望着哪怕在高年级男生堆里挤上一会儿也好。偏偏昨天她们没有来。

这是常有的事 常有的……比方说 早先 在我还没有最终下决心不嫁人以前 我有时会巴望那个其貌不扬的男孩子能在院子里看见我穿上了新裙子。那天晚上我熨好了裙子 还向妈妈撒谎说我要去女友家祝贺她过生日。可那个男孩子却没有到院子来 不管是他病了 挨父母罚了 还是

外地的姑姑来做客了 总之 他平时天天晚上在院子里逛荡 偏偏那天晚上却待在了家里。我只好在外头的什么地方去傻乎乎地挨过两三个小时 我说了去祝贺女友生日 总不能过十分钟就回去吧 是的 很遗憾 这事常发生……昨天也如此。

但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就在那晚会上。不过我最好还是按次序讲 免得失去了连贯。

一个戴红袖章的十年级男生飞快地向我们迎来。

“您是‘星空’餐厅来的吧？”他问廖瓦。

“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我答道。“是我哥哥 他来你们音乐会上演出。”

我指指爷爷留给廖瓦的那只古色古香的黑盒子。廖瓦把这只装黑管的盒子像拥抱似的贴在胸前。那个十年级男生用怀疑的目光把我哥哥仔细打量了一遍。我觉得他马上要说：“请您打开盒子。让我看看里边装的什么！”可他只是把手一挥。

“进去吧。”

于是我们走进前厅。没有人请我们去后台宽衣 我们只好在存衣室前排长队。

队伍中的十年级女生们穿了节日的盛装显得比平时成熟些 她们腋下夹着出客时才穿的高跟鞋 一边排队一边在议论 说是跳舞要跳到深夜十二点 我们学校的爵士乐队准备了什么新节目 还说‘星空’餐厅里的一名男歌星说不定

也要出场呢。

我瞧不起这些搽粉洒香水的姑娘 她们居然对我和廖瓦毫不在意。至少也该留意一下我爷爷那只古色古香的黑管盒吧 终于其中有一个向我转过头来了。我感激地朝她笑笑 打了个招呼。

“你怎么也进来啦？”她问。

我瞧不起这些姑娘 可在她们面前又感到胆怯。因为这种胆怯所以更瞧不起她们。

“我跟哥哥一起来的。我低声说。

不知为什么我没敢提起黑管和音乐学院……

那个十年级女生眯起眼睛 把廖瓦上下打量了一番 那种目光仿佛在掂量她是否值得嫁给他 这些十年级女生见了陌生男子经常会这样打量对方。而廖瓦只是把古色古香的盒子更紧地贴在胸前 就像生怕被那女生抢去似的。

我哥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这点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她把头转了回去。这是很自然的事 他可不是在“星空”餐厅里唱歌的！

“我直到最后一刻才说服你来参加的。我开始私下跟廖瓦解释。“她们根本不知道你将登台演出……再说 我们的组织家罗伯特想必是要用你给她们一个惊喜……”

廖瓦苦笑了一下 他好像不相信自己能成为我们十年级女生的惊喜。

“她们原则上完全正确。”廖瓦说。“既然是舞会就该跳

舞……这很自然。”

我并不在意廖瓦的这些话 因为平日里他跟人搭腔来往只是为了免得沉默让人尴尬 其实他心里在想的完全是别的事 自己的事……“他是完全内向的人！”——妈妈这么说。也许在那种时候他是在用音乐形象思维 这一回想必也是这样。

他怎么会突然袒护起跳舞来呢？

但最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我们学校的礼堂是在五楼。我和廖瓦踩着楼梯缓缓而上。可那些穿高跟鞋的十年级女生却迎着我们从上面往下跑——跟平日跑下楼那样，一个个侧着身子跟你擦肩而过。每逢学校的晚会和舞会即将开始之前 总会有女孩子们不停地从楼上跑下来 不是等人就是找人……这些十年级女生差点儿把我们撞倒。

廖瓦陷入了沉思。“正埋头在音乐形象里！”——我这么断定。这让我很高兴 因为我巴望他今天晚上能演奏得空前地出色！

只有一次他抬眼望着我。

“你不用分心 不用分心！”我说。

不料他问道：

“按惯例 给高年级上课的都是年纪最大的老师吧？”

廖瓦有时会冒出些绝对出人意料的念头。

“是啊。”我答道。“那又有什么？”

“而高年级学生的教室往往都在最高层？”

“我们学校里安排在五楼。怎么啦？”

“这种安排有点儿奇怪……考虑欠周 老年人每天上下要爬十趟楼梯 又没有电梯。”

在关系如此重大的演出之前 他竟然在想这种事 真让人匪夷所思。

是的 我的廖瓦哥哥有时会冒出些绝对出人意料的念头。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乘无轨电车。车里的人挤得满满的。待到电车在大学旁的站头即将停靠时 大学生们都向车门口挤去 像往常一样眼看上课快迟到了。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挤到廖瓦后边急着问：

“您到底下不下车？”

廖瓦回过头去 竟含笑地问他：

“您在这大学里念书 请问在哪个系科？”

司机已经打开了折叠式的车门 大家都抢着下车 可他还在问：“在哪个系科？”

真让人难以想象！

当然 廖瓦是有些古怪。但说不定就该这样 所有的伟人多少总有点怪。

组织家罗伯特在五楼见我们。他当然不会下到底楼来迎接 这会有失他的身份。罗伯特甚至没跟廖瓦问好 没有互相介绍 他不爱在小事上浪费时间。立即按自己通常省掉动词的习惯 说正事：

“您乐器呢 女伴奏在这儿 很久了……”

“她在试钢琴！”有个高年级的男生插话道。“三个键有点陷下去。只不过三个而已 还剩下那么多好的呢 可她唉声叹气得就跟没一个是好键似的。要知道这是中学里的钢琴 所有的学生 从一年级到十年级 哪个不曾用一只手指在上面乱敲过 她该明白 要因地制宜嘛。”

“现在一切都好。”罗伯特说。“第一部分就绪。后台请！”
廖瓦慢吞吞向后台走去。

“你——礼堂！”罗伯特向我发令。

我就去礼堂。

那儿几乎已经没有空位了。只有倒数第二排还有。

我坐了下来 我左首的空位子该留给廖瓦从舞台上凯旋归来时坐。所以我在这上面放了块手帕。

“请允许我用来擤鼻涕！”

背后响起了一片哈哈声。我一回头 就看见了高年级男生鲁季克——他是全校出名的活宝 即使在葬礼上他也要捣蛋。这号人每个中学里都有。而且他们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这一回鲁季克伸开四肢半躺在座位里 两只脚正好抵在我的椅背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这座位早先空着 谁也不愿坐在鲁季克的前面。这天晚上我真是鬼运当头！

但最可怕的事依然还在后头。

组织家罗伯特在台上宣布说 第一部分将演出很严肃的节目。